那蓝·那海深蓝

Jinshan's & Hiding

那次初見，
你就是那藍，
白云映衬着純淨，
被吸引着，深深地……

江山著

作家出版社

自序

总会不经意想起些什么，也常会不经意做些什么，虎醉狮懒，不知道不经意的会是什么动物。

在所谓的场合不经意瞎穿，不经意的内心，不经意地听周遭各种人说起的“道”。也会不经意独自逛这逛那，买些不实用的小什物，宛如女孩子，只为一份闲心。

无论走到哪，什么环境下都能入睡，眼一闭穿梭黑白彩色，游历三界。

梦是不经意里最不经意的极品，无法预知，无法构思，无法逻辑，无法深论之。依稀拼凑，茫茫大海打捞起的千年沉船，种种不经意一古脑串了起来，珠珠串串，一如高挂树枝的花簇，懒洋洋香着。

依旧儿时的好奇喜欢看天边的云朵，静静流淌宛如梦中偎依。

再后来发现这种不经意会伤人，也伤自己。学习和成长过程无异于他人，被所有的经意笼罩不能自己，唯有感受维护和雕塑，终成盆景搁置，刻显不经意的痕迹，作美。

今天，不经意的我又想了些什么？做了什么？

清清楚楚知道有一个缘分深深浅浅环绕着自己。

摇一叶小舟飘入碧海，衔一颗种子遨游蓝天。《那蓝——那海深蓝》便是这个偶然的瞥见和收获。

也许，也许明天，仍会继续不经意……

无垠的天，没有一丝云。

那蓝——那海深蓝

江山 著

“那次初见,你就是那蓝,白云映衬的纯净,被吸引着,深深地……”

——题记

夏末开篇	那蓝伊始（一）
夏末有待	那蓝初始（二）
夏周日	那蓝初始（三）
夏霖霖	那蓝初始（四）
夏末月夜	那蓝潜伏（五）
夏末符号	那蓝初始（六）
夏末因起	那蓝浅现（七）
夏末界越	那蓝浅现（八）
夏末界越	那蓝浅现（九）
秋起三界	那蓝涟漪（十）
秋起三界	那蓝涟漪（十一）
秋起三界	那蓝涟漪（十二）
秋起三界	那蓝有续（十三）
秋起三界	那蓝偶静（十四）
秋起三界	那蓝有序（十五）

秋起三界 那蓝弥漫（十六）
秋起三界 那蓝弥漫（十七）
深秋三界 那蓝弥漫（十八）
深秋三界 那蓝驿动（十九）
深秋三界 那蓝驿动（二十）
台风过界 那蓝驿动（二十一）
台风过界 那蓝驿动（二十二）
独步深秋 那蓝拍岸（二十三）
深秋有节 那蓝暗涌（二十四）
多事深秋 那蓝涌动（二十五）
多事深秋 那蓝涌动（二十六）
初冬有意 那蓝涌动（二十七）
初冬有意 那蓝透迤（二十八）
初冬有意 那蓝透迤（二十九）
初冬有意 那蓝透迤（三十）
乍暖还寒 那蓝未央（三十一）
乍暖还寒 那蓝微澜（三十二）
乍暖还寒 那蓝微澜（三十三）
乍暖还寒 那蓝微澜（三十四）
季过有年 那蓝波澜（三十五）
季过有年 那蓝波澜（三十六）
季过有年 那蓝波澜（三十七）

季过有年 那蓝波澜（三十八）

心有央 那蓝深蓝（三十九）

心未央 那蓝深蓝（四十）

那蓝——那海深蓝

江山 著

“那次初见，你就是那蓝，白云映衬的纯净，被吸引着，深深地……”

——题记

夏末开篇

那蓝伊始（一）

“请问您就是那迷宫广告的策划者吗？”电话那端标准的普通话，当得知是智寒本人时，“我是陈立婧，请问您怎么称呼？”

自报纸刊登了单智寒策划设计的广告之后，常会有人电话询问相关业务。

广告版面是个方形的迷宫图，黑色框沉重无趣。迷宫只有一条进出路，红色曲线是“M”和“Z”的一笔连接，隐喻滨海市盟志房地产策划代理公司开头的大写字母。图的下方一行：寻找市场契机的捷径。提炼公司业务范围：房地产项目策划代理销售，房屋中介等服务。

“姓：单。陈小姐，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单智寒酒店式服务的职业口吻多少受同事一芯的影响。她这时小鸟般地在面前蹦跳，注意着智寒接电话的神情。

“您好！单先生。我们公司全称是：和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您

看什么时候方便，总理想见您。”语气停了片刻，似乎等着一般性回问问题的判断，直到智寒没有对应的疑问，“方便的话，下午四点可以吗？”

“可以。”他没有给出猜测的信息。简单直接。

“那下午见。”立婧报上公司地址，口气轻松，“单先生，广告称之为的捷径，把迷宫的墙炸通了会不会比那曲线更快些？”这说法匪夷所思。直线是平面最短的距离，现实生活却不见得如此。

“那下午没别的变化，就四点。”智寒笑。不继续问被邀的原因。

脑海还是飘过疑问，投资公司因广告找上门？地产策划代理属于服务性的行业，客户是资源更是关键，兴许有好的业务。

念头刚起，一芯一个旋风旋到办公桌前，黠笑着凤眼，“谁的电话？难得看你那么开心。”

“应该是个漂亮的女生。”智寒微微一笑，边摆放好手中的材料，边看着慢慢走上轨道的业绩。

“哦？没见过怎么知道啊？”

“她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南方比较少见。字如人貌。音也是一个道理咯。”智寒揶揄。

“哪有？以前我在酒店上班有个同事，声音性感极了，人却长得太一般，她那声音能把人诱惑死。”一芯习惯性地耸着肩，一小脸的不服气，眨眨眼，“找你什么事啊？难道？”伴随一连串怪笑。

“不知道哦？”智寒本就没有想判断对方的意图。

“为什么不问呢？想看美女吧？”一芯压低语气，白了眼。

“你下午有事吗？”

“要跟你去，就跟你去！”她巴掌大的脸，玲珑可爱。

“整理一下带上简介材料，别瞎琢磨。”

四点。简约气派的办公装修，中央空调恰当的温度跟户外两个天地。接待室一幅带有拙意的：平常心。智寒心想：好刻意的平常心，掩饰不住张扬。

环看四周的摆设，一丝不苟，多一样什物都会是个多余。特别是角落那盆幽雅的兰花，檀木架的依托，弯垂娇绿，与办公家具及墙面粉色搭配，静谧氛围。

“请喝茶。”接待员礼貌。

单智寒看着茶杯，细节判断这个和兴投资发展公司的老总应该是位女性。

“咦？怎么给绿茶？闽南一般都喝乌龙茶。”一芯闻着茶香，“这杯子好精细，像咖啡杯。”

“各有喜好。泡绿茶用透明杯更有意思。”他没端起，只是看着杯内的茶水。

“哦？”

“开水冲泡，绿茶会先飘在上方，然后会跳舞散开，落下又飘起很好看。”智寒边说边抿了一小口，“还是比较喜欢铁观音的韵。”

一芯佻佻作笑，斜着脑袋看着他，这男人描绘绿茶也那么细腻。

智寒正要问笑什么，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气质淡雅的女性走到面前，高高盘起的发髻插着一根深紫色发簪，要不是那细黑框眼

睛，不加雕琢就可以走 T 台秀。

智寒起身，一芯也被这气质吸引，端着茶杯忘了礼节。

“单先生？我是立婧。”比电话声音更委婉。

智寒取名片，一芯回过神站了起来，个头比立婧足足矮了个头还多。

一芯咳了咳，抿了抿唇，主动介绍，“这位是单智寒先生，我是一芯。”

立婧眼神淡定，微笑示意，“余总已经在等你们了。”这个年纪少有的从容。

比起接待室的考究别致，这位余总的办公室出乎意料地简单，没有常见的大帮桌椅，只有一张电脑桌，靠窗位置摆放一套仿明代的考究木套椅。空气中弥漫茶香，最引智寒注意是一副装裱淡雅的书法：一个中楷的“静”字。

“智寒，请坐。”这位长相出众，如果不知道她什么职务的话，更像从挂历脱跳出来的尤物。直截了当称呼单智寒的名字，仿佛再等着常规的反应或提问。

“这个静字写得很奇特，”智寒没有回应，继续望着书法，“为什么争的中间写空了，不成错别字了吗？”

“文字本就是传达信息的桥梁而已，需要那么严谨吗？你大可以把它当成一副画，没有章法。”她肯定的语气，对相互原本属于未知此时此刻是熟知的朋友一样神情。

“我姓余，名静。这字是位修行的师父送的，寓意：不空的争怎

么静。”自信口吻。

相互交换过名片。

一芯因为再次出现难得一见的美女讶异又起，渐渐恢复落定就坐，看到余总不时打量她和智寒，小声嘟噜：错别字也可以？我也会！

“两位喝什么？”立婧现出酒窝，古典了几分。

“有观音茶吗？”一芯问。

开水做响，茶香飘开。

闽南功夫茶很私密的感觉，泡茶的很自我，等茶的就要耐心，一如观众。听着每段戏间歇处的转韵，连贯性荡开，思维也就不由自主地放松起来，智寒肆意味酶。

余静直接，“智寒，你设计的广告很独特，听说也练习书法，原来还是个老师。”问题似的提问，但没有要求智寒验证的语调。

“谢谢余总夸奖。我所学的只是思维方式不同，表现出来的核心作用倒是一致。”

智寒不知她哪来的听说，更不知道这样的寒暄何意。余总虽然没有直视却一直在观察自己的反应，就像第一次面试盟志公司时甘副总的随意神情。

余静微笑不语，亲自冲泡。

智寒继续探究被邀意图，“这套茶具该有的都有，如果没了这观音茶或者相配的环境，它们仅仅是个摆设，工具而已。”

“照此一说，企业广告是语言的工具？宣传的工具？”意图不明，倒是出了面试第一题。

立婧纹丝静坐，一芯不服气由然而面：真是的！叫我们来干什么啊？凭什么这样考智寒啊？

“我倒不赞成工具的说法。”智寒放下剔透精致的乌龙茶杯，“企业广告不仅仅是简单的告知，而是对内在和气质的说明。当别人不了解的情况下，通过符合人们视觉需要的手段刻划实质。”

智寒捕捉余静眼神，深邃不得其意，“桥梁不算是工具，过河可以用工具，比如说船。如果用工具来定义企业广告，只能暂时相互利用，达不成更长远的互动关系。如果客户也有类似的思维模式，至少可以节约交流时间，回避相互间可能的曲解。”

余静笑，觉得这个看似文绉绉的帅气男人还真不是一个空花瓶，“这种说法倒是有趣，所有行业都适用这种思维方法吗？”考题二。

“人本位。所有行业都从属于一个规律，人为而成。虚实兼顾，气质虚，内在实。中医讲平衡，病虽各有不同，病理却是一致，打破平衡就是病。互动也就是彼此间虚实兼顾。”智寒索性按自己的逻辑延伸，不愿继续猜测到来的原因，又望了眼奇特的“静”字。

余静想起 Daniel 曾说起过，语言和文字如果仅仅表达意图，越是企图清晰完整，离真实的意图越远。

“听你这样比喻，迷宫广告除了展现具体业务，还能吸引相同思维的关注？”

“都喜欢观音茶才会坐在一起。”智寒笑。

“会不会曲高和寡，大海捞针呢？”余静也是开怀一笑。

立婧明白余静眼神的暗示，“余总，材料整理好了。”

余静面露微笑，但目光锐利，“这是三家不同公司做的项目企划案，我觉得都有可取之处但又缺少点什么。借你的比喻：三个方案可能都是好茶，问题是没有开水泡不开，如果你是开水就有得好茶一品了。”

智寒终于知道被邀目的，笑着接过文案，“这可不算我的专业。不过当回开水倒也不是专业不专业。谢谢您的信任。”

一芯抢过智寒的话，嘴里半口茶，不假思索，“费用怎么算？容易吗？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

“费用列出来，时间抓紧！”余静言语时，立婧笑吟吟接过资料。

余静没有继续闲聊之意，起身看着智寒，“先这样！一星期内定稿，立婧会及时联系你。”

回公司路上，智寒对一芯说：“我们又不是广告公司，帮个忙交些新朋友，提费用干嘛？”

“呦呦呦！看人家漂亮是吧？哼！”一芯不平衡叨叨开来，“点子是要卖钱的，你老是帮忙帮忙。上次那个客户多势力啊，转身就不联系，白送他一样。得来太容易也就不珍惜了。”

“你看你，刚刚还说打破平衡就病。”

“就你没病！容易吗？！我！大家都病你没病的话，在别人眼中你才是真病人。”

智寒语塞，这话倒在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价值观衡量他人，如果你不在游戏规则主流里，很快被他人看成一个异类。很多从事艺术的装束奇异，打扮奇异，个性奇异，做派奇异，分不清楚是另类搞艺

术，还是被艺术搞成另类。

奇特的“静”字又浮现，有空的争不还是争？有空的静呢？写字的师父有意思。

临近下班，余静若有所思看着茶盘，法律专业的她思考新项目的落地，人选的重新选择，这些都需要梳理和计划。

“先不收拾！”她支开准备打扫的接待员。

乐于在杂乱中寻找灵感的激发。

翻滚的开水壶气泡至下而发，脑海里浮现昨夜与他的激情。腿根抵着呼之欲出的张力，感受他年轻澎湃的心律，诱导自己时而不断的落寞，填满此起彼伏的湿润。

一片狼藉的黑暗，舌尖和指尖触碰他再次迸发的勃起，宛如自己摇身成了立马的将领，嘶叫声证明如入无人的狂野。淋漓中留存一丝镇定，一如初识没有撕咬留下痕迹，就像眼前茶叶尚存完好无损的茶具，静默。

脑海镜头无声播放，他匆忙提裤离开的背影，就在此时，手机作响画面断开，瞬间如他帅高身材隐去“砰”的关门符号，门后的领带随之跌落，酱紫条纹疲乏瘫塌。

“Sandy，我定了周六的航班。”Daniel 的声音很特别，此时说话像老外学说中文。

“航班？”

“ASN0921。要是没时间就让司机小鲁来接就好。”语气柔情，掺

和英文鼻音的口吻。

“记下了，我接。到达准点是？”余静压低声音，以便让忽起的激情画面黑白，栅格，直至消失。

“晚6点15分。”

“一起去吃斋饭吧，我提前约下师父？”余静恢复到内心的平时状态。

“嗯哼！”美派口吻，“上次说好要约见还未如愿。”

“我先约好。路上小心！”余静淡如老夫妻的语气，“Daniel，先这样了，挂了。Bye！”

越洋的暖流成漩涡状。

她再次冲开未丢弃的观音茶，抿了口，有些淡，不过仍是黄得剔透的灵动。

夕阳斜斜剪开翻滚的气泡。

单智寒合上三个策划方案。隐约觉得出自同一个人的思维，细腻中带着偏颇，少了老道。

“看完了？”一芯蹦跳出来，亮出洁白的牙齿。

“你还没走？”智寒一怔，环视着四周，同事都走了。伸了懒腰，暂时把思绪放下。眼前这精灵总能让自己暂时忘却繁杂。

“明天周末呢。”一芯从包里掏出件T恤，“不要总穿那么正规咯？”

“我还得来，早做完早解脱。”他笑，收拾桌上。

“我也要来。”一芯一脸狡狴的笑，“带零食来，反正也帮不上你的。穿起来看合不合适？”

“你穿蓝色真好看！眼光好！好啊！”一芯走开几步斜脑袋左右上下，又走近几步眯眼，“猫步秀秀？拜托！”

“今天没吃老鼠不会猫步。谢了！看在招聘你的份上就当回报，免得……免得你男友怪责。”没有直视她清澈的眼眸，鼻翼却溢满幽香。

一芯蹲了下去，拉了拉他那不搭调的裤边，“我……我对他说起过你了。”

智寒没接话，不敢也不愿再细问，就像有时举起毛笔的刹那，脑子一片空白，忘记提笔的初衷。

一芯转开话题，“酷猫哥哥，买点吃的一起去海边吧？”挎起包。那包足以装下她整个人，智寒应承。

把他的公文包丢到大包包里，魔术般消失，雏菊图案缀着花香。金色沙滩。

海面映照夕阳的妩媚，细沙描绣波浪的裙边，远处大型船舶休止符隔排开来，风咸咸甜甜拂面而过。

一芯时而跑前，时而跟后，像长不大的孩童。

“快过来！”海边长大的她，身后惊奇的声音，“这是什么脚印啊？你那么聪明，一定知道。”

微微潮湿的沙面，奇怪的脚印交织在走过的脚印间。脚掌像婴儿，三个脚趾头印记。

见智寒迷惑难解，一芯故做思考状，“狗？嗯……不像！酷猫哥哥的？抬脚！检查一下。”

智寒自言自语，“奇怪？这不像是动物足迹，怎么会有那么小的婴儿？而且怎么只有三个脚指头？老鼠？”

“外星人？”一芯眼露狡黠。

他继续观察。蓝色T恤像是无尽海洋的一个符号，海的信子。

一芯继续往前跑，一串娇小的脚印深浅不一，做怪后的坏笑，“会不会是老鼠喝了二锅头跑来海边感慨啊？”

“感慨什么？”

“我！留下足迹，下辈子要当猫了！”撅嘴学着喝高的模样。智寒看着大笑，但还是没有停下对脚印的研究。

“容易吗？！我！”只见一芯握紧小拳头在细沙上侧印，指尖在上端戳上三个洞充当指头。这鬼丫头！歪门的什么都会。

月渐渐挂起，示人的皎洁洒下，波光粼粼，潮汐又落。

两个信步，时而前后，时而伴随。智寒的内心如所见之境翻涌，念想起浮。

一芯回到家后，就一头扎进床上的娃娃堆里，朦朦胧胧着睡下一直到天亮，彩色的梦里有那蓝，时隐时现。

自送走单智寒他们后，余总办公室的门一直没开过，眼看就到下班时间，立婧把桌下平底鞋取出，换下黑色高跟鞋。

幼意乐意自己蹬高跟鞋一起逛街散步，但每次都拒绝接受这个要

求。原本就个高穿上后跟他差不多一般高，不喜欢那种感觉。

作为交换条件，也不太在意他的细节，觉得自然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周末不知道幼意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帅气的他总会给自己意外的惊喜，虽然岁数大自己两岁，但周围的人总看走眼，还以为是姐弟恋。来滨海市求职是幼意的愿望，他不喜欢北方的商业氛围，觉得创业就必须在前线。

“幼意，明天周末，你……”拨通男友单位电话，占线了许久后才接通。

“这几天公司晚上连着加班，所以……周日早回来。”幼意磁性声音，没了上次彼此不快话题的残余。

“我做好午饭，没事早些回来。”立婧心里算了算没见面的时间。四天半。

“正拉个大客户，先挂了。”

没等她说再见，那端已是“嘟嘟嘟”的挂断声。

幼意是家中独子，做事风风火火。第一次见他父母亲，老人不停对自己说：我们家这仔啊，要多包容，多理解！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答话才好。好像老人面对的不是准媳妇，而是一个准长辈，把心爱的娃娃重托似的。

兴许是天生一种淡然的气质，遇事不乱的宁静。这也是进余总这家外商投资公司对她的第一评价，法语专业并修完会计证的简历，余总初面试就通知她直接到位上班。